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護法上　本傳六　附見四

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二

周終南山避世峯釋靜藹傳三曇宣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四慧遠寶貴

周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五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六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貪履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為三寶之良將即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尤明論道故使七衆望塵奄有繁內家歎世情重將損四部行施擬誨多以戒禁為先亟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鄴鄴崇尊寺說戒徒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乃長六十家居坐端深佐其異既无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有人見從鄴城西而來者並

異倫大德衣服正怗翔步閑雅亦有
見從鼓山東西而来或於中路逢者
皆六徃赴崇尊聽僧說戒如是數般
節級勘其年齒相状人數多少恰滿
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幽靈退降
竹林群隱明非妄承寂德洽釋宗屢
當時望後勑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
河文獻懌所立廊宇充溢周于三里
寂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嚴僧徒千
人常業无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見
而礼之号為東土菩薩嘗讀寂之所
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為梵字
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礼之為
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為任元魏正
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
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勑請諸法
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道館道士姜
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
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為侍
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
寂問曰老子周何王而生何年西入
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郡苦
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

年為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
周德陵遲遂與散関令尹喜西入化
胡約斯明矣㝡曰佛當周昭王二十
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
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四十
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
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
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
无乃謬乎斌曰若如来言出何文紀
㝡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内傳並有明
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
无文志何耶㝡曰孔氏三備卜經佛
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覧
不弘遠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元又
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
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
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大尉蕭綜
大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
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
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
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
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
諫乃止配徙馬邑㝡學優程舉繼乎

魏史猶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
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
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曇顯不知何人元魏季序遊止鄴
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
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餘長唱
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
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
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頻復輕削故初
並不顧錄惟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
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啖之調或因
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
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
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
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
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
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
冥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沙
門與道士對校道術尒時道士呪諸
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
豎著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

[illegible]

對士女撫閣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為
勝也靜迺高談自伐矜衒道術唱言
回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
當現二令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
可見帝命上統令與靜捔試上曰方
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世也雖然天
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衆下座僧對
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酣盛扶舉登
座四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
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
一之與二者深有致矣即於座上翹
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
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物飛舉者試
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
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帖然無驗諸道士等相
顧無顏猶以言辯為勝乃曰佛家自
号為內內則小也謟道家為外外則
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
小廣人矣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
處座目驗咸否其徒尒日皆捨邪從
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深剃故
斬首者非一自号神仙者並上三爵

臺令其投身飛逝悉委尸于地偽妄
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
求之正路寂泊為本祭酒道者世中
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蘖是味
清虛焉在瞿曇斯甜慈悲永隔上異
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
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
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
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
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
川此襄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
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續高齊
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
異世同駕以貞取人失之自古則徒
飾玄黃矣復何能抗衡之哉顯竟以
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風標俗譽
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
甫為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
賞異之謂興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
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
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
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譪決

烈爰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百官寺依
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
承御律儀護持明練時所戴重又從
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
重幽更習先解便知鑑述周行齊境
顧問知律講席論堂並陳往復詞令
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
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
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
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捨
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
門等四論宗為投心所崇餘則旁鑽
異宗成其通照言必藻續珠連書亦
草行相貫高為世重空不華之後自
悟曰綺文爽理華寔亂真豈豫言忘
返不思懲艾乎自今誓而斷之惟以
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
晚學又入白鹿山邈觀黃老廣攝受
之途莊惠詭駮標寓言之論未之尚
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
測西達咸陽誨求道情猛欣所聞見
秘度關塞載離寒暑旣至渭陰未及
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

大鼓徒揚貢訪無指乃增形偽伍伯
致舊觧無復遂進知我者希掩物干
年逢窮通之數體因緣之理隨鄭終
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朋往工反
岑名逕無係而味靜惟一缽林廓無
虛星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攜徒
請示至理今其致供日就成之雖居
膿潰積疾對立而無厭惡因是息心
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特為學市
山本無水須便飲澗當若多學人
倚立忽降虎來前掊地而去及明觀
之漸見潤濕乃使洮掘飛泉通注從
是遂者下澗須便挹酌今錫谷遊世
堡虎掊泉是也議立身嚴格達解超
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傳樂
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
學侶祖立合掌歷勲鄭重經時方遂
乃勅取繩牀周繞安設致敬坐訖講
徐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
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令其得意方
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曰
曾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背法慢
法生不值佛世繼闕道教心無信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第九張　承

恒懷快快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識緣
惟欲誠心造惡有時攝念惟願假借
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不名清心
故約己制他誠非正撿然未堪根緣
多相似耳必猒煩屈者須住不待具
儀者離此其閑豪敦勵皆此類也有
沙門智藏者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
粮二石造山問道因見横枝格樹戲自
稱身過為謌見初不呵止二日已後
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輙戲如此
自養名為兩是狗也藏銜泣謝過絲
不再納遂遣出山沙門曇遂道安者
世号玄門二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
及論教體紛諍由生諸謌取决讓謝
良久方為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礼
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大鑒
應變世攝道令則獨善其身喪德泉
石未見其可謌曰道貴行用不即在
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隠居永志耳余
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屬周武之世
道士張賓譎詐罔上冒增榮寵潜
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
黄屋與前僧衛元嵩唇齒相副帝精

悟朗鑒內烈外溫呂僧入內七青礼
懺欲親覩僧犯真中殿點時既畧知
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為僧
讃唄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
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
調高拔躬抗帝言言頗激切衆恐禍
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赧退謂聞之嘆
曰朱紫雜糅往哲交侵至實可使五
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食周之粟
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為
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湑坐此形骸晏
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末分俎醢於盜
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
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
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傳記
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
不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
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百僚近呂
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
雖恆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
納諫又不見遣謂又進曰釋李邪正
人法混并即可事未未煩聖慮陛下
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素油鑊殿

遊取兩宗人法俱責之不容者立可
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亘州沙
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
同友七人於弥勒像前礼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遊謁知大法必滅不
勝其虐乃携其門人三十有餘入終
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
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
遂破前代關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
法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
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
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万皆復
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
簿錄入官登即賞賚分散蕩盡初於
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
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氏
部於所治府與諸僚佐仿佯天望忽見
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
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囷許漸漸微沒
自餘數段小復在下其色黃白卷舒
空際類幡無異俄尒日天清氣靜纖塵
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冬官府道
經圜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

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
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
隆興寺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
建帝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屬
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
絢叙之曰有清信大士貝官身嬰俗
累懇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
使羣經勝者翦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
返若丹烏之下降其去也明悪世之
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
如彼理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
張琴瑟覲臨九服躬揔八荒知三寶
之可崇體四生之不固遂須海內修
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氳同諸舍衛僧
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
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
芳後葉初武帝知謁志烈然欲見之
乃勑三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毳衣道
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謁居山
幽隱進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鍚谷潛
道觀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執經
無力此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
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其從聞

法便開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
卷假興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
羅文義弘請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
事指掌可尋異藏諸巖洞度後代
之冊興冐白誦入法行大慈門縉纓
皮革一無踐服惟履麁布終于報盡
後猒身情迫獨據別巖勑侍者下山
明當早至藹加坐盤石留一内衣
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
松枝五藏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
頭面剮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
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寐明晨
走赴猶見合掌捧心身面西向加坐
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
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旋
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
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
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
奇有志力痛山頹之莫仰悲梁壞之
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
思賢者入山禮敬徧諸崖險乃見謁書
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
意不謂變為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
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
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
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
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 散體巖松 有求道者 見我骸骨 願令衆生 菩提究竟 具足念力 四大厭零 普施禽獸 善根內充 身心自在 座下屎囊 此身可惡 垢汙塗湯 六六合成 無常所因 此身難保 終成蟲蛆

惡煩人功 天人修羅 觀我捨身 煩惱大舩 聞我捨命 願令衆生 多聞揔持 泉林逕絶 乃至蜫蟲 願我未來 要相拔濟 九孔常流 不可瞻觀 此身臭穢 不從花有 進退無免 有命必輸 天人男女

解形窮石 山神樹神 願令衆生 昔為覆沒 天耳成就 憶念我時 此報一罷 巖室无聲 食肉飲血 速成善逝 此身不淨 如漏隄塘 薄皮裹血 猶如死狗 觀此臭身 會遭蟻螻 狐狼所啖 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 瞥見如電 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 吾以為讎 誓斷根源
此身无樂 毒虵之篋 四大圍遶
百病交遊 有名苦聚 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 多諸過咎 此身无我
以不自在 無實橫計 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 妄倒所使 曾失善根
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 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 當来萬倍 未曾為利
虛受勤苦 衆生無益 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 功用無邊 誓不退轉
出離四渊 捨此穢形 願生淨土
一念花開 彌陁佛所 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 長辞三途 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 自在飛行 寶樹資法
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 不斷三有
殄除魔道 護法為首 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 德備四勝 号稱法王
願捨此身 早令身自在 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 随有利益處 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盡 有為法皆然 三界皆无常
時来不自在 他煞及自死 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 應當如是思 衆緣既運奏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
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
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讌爾為用
動止施慶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
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思拔
深定慧業斯舉旁觀子史粗涉大經
而神氣高朗扶操清遠進具已後崇
尚涅槃以為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
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
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
以弘法為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
內外既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
于華而風韻肆通雅調翔簡執礼居
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
日来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
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禔福
頻御彫輦躬礼安焉安道為物宗坐
鎮崇敬令帝廗地而止安則如常敷
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
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
筯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
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

遮王賊惡吕並通供給負道揚法相
擬理非徒尒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
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吕同席誠
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
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
中興寺別加殊礼帝往南郊文物大
備勅諸道俗同覩通儭勅別及安令
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
故出負道爲法不出帝聞彈指嘆善
久之安鑒悟絶倫德風遠扇立形平
准守道自導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雋
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
不學書而耳食取悟一聞不忘藏諸
胷臆流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
鋒鍔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
雋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音不消文
明旦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
而聽者謂無繼難雋終援引文理徵
並相訓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
其致方事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
高揖雋後歷尋華土縱學名師凡所
霑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
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

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
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
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
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
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
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
又依前集衆論并各是非滋生並莫
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
召道俗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
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
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
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
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
又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為傷蠹道
士即於殿庭焚之道安慨時俗之混
并悼史籍之沉網乃作二教論取擬
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
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
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詩尚滋彰二
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
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斯皆
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
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

其旨趣則亹亹兹始良然三教雖殊
勸善一途教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
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
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
猒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
高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
一氣致令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
謂匿摩尼於胎鷇掩大明於重夜傷
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弥
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辯未
盡理也夫万化本於生生三才兆於
始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
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
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
教教稱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是
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
論大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
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
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為內儒教為
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
討源流教惟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
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
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

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泒而別之則應為九教捴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竟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朦朧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号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覔期出世而理無不周迹毗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虛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惟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号之為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麁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麁者循九居而未息

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
誠異理會則同教引世訓以符玄教
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
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
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
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為兔將為名乎
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誡遂
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
內之至談非逾方之巨唱何者推色
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辨究心窮於
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
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
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
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慧兼九
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
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
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
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
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
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
實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
此蓋猶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
故讚曰紫實昧朱狂斯濫措請廣其

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
以成軀禀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
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
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
齊之其義安在帝為張賓攝譜意遣
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攄卓然
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有所推
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
李有名者並著衣冠為學士焉事在
別傳安削迹潛聲逃于林澤帝下勅
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接賜牙笏絲
帛并位以朝列音並不就卒于周世
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覲
手為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
兼助乃至折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
告人曰母能生養於我非我不名供
養乎于母世初無一息斯准大聖擔
推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即世也乃
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欽謝
諸弟子夫出家為道至重至難不可
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
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已所謂

難者絶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
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
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
名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
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
貪不諍不讒不匿學問高遠志存玄
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
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
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
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倦者
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淡泊虛白
可奇可貴故自頃荒流道法遂替新
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
實以小黠為智以小供為足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
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
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
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則夕三塗苦
痛無强無弱師徒義深故以申示省
情之流可為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
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
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
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於往

色聲悠悠竟日經葉不成德行日損
識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
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
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
玉不貴惟道為務約己守節甘苦樂
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趍
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
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
友豈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
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
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
吉則不歡凶則不慼超然從容豁然
離俗志在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
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
長短銖兩斗斛與世同利何異僮僕
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
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
敬不計富貧尚其清脩自利利人減
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
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冝改自
新其五曰卿已出家号曰息心織雜
不著惟道是欽志絜清潔如玉如
氷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
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
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
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
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
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
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
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冝崇典謨其
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
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令端飲食
雖踈出言可飡夏則忍飢冬則忍寒
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不妄
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
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
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各冝自敦其
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
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
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十三張　李　合

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且自
端情其九日鄉邑出家永違二親道
法非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作悲牛
欣遊亦絕俗超出埃塵當修經道精
已優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
導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稱師
友致累恚恨曰殺如是出家損法辱
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
影寶貴並列名隋世景傳燈大論継
踵法輪況逆人間情多野外者傷學
存廢猒脩等三論傷學除謗法之愆
存廢防奸求之意猒脩令改過服道
並藻遊霞欄嬡然可遵後平開皇
末歲貴龍閣羣典講律為務見三世
支斂度合五家首楞嚴為一本八卷
又合三家維摩經為一本五卷隋沙
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為一本六十卷
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為一本八卷復
請崛多三藏譯銀主陁羅尼及囑累
品以之成部沙門彥琮重覆梵本品
部斯具焉
釋僧勔未詳氏族住新州願果寺周
武季世將喪釋門崇上老氏受其符

錄凡有大醮常必具其巾褐同其拜
伏而道經誕妄言無本據國雖奉事
未詳讎挍遂不遠鄉関躬闚帝闕面
陳至理以邪正相參澆情趍競未辨
真偽更遍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
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
序凡位皎然其詞略云勔以世之濫
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
為說經戒令尹喜作佛教化胡文稱是鬼谷
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
信從以為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
可誣況聰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
真人世老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
義翻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
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
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
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
三途宜應糺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
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
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為上
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為中上類
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

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
悟也黃初三年下勑云告豫州刺史老
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為孔
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
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
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
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
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頹儻能壓人故
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
謂此為神妄往禱祀違犯常禁宜宣
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
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
今考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
內經外典並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
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野通人
罕遇終以事迷意不行用及後法毀
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蔭
都雅神情俊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
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
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
位勑猛在右寢殿闡揚般若貴宰咸
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

宮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
更手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
黃巾之徒紛然搆聚猛乃徐搖談柄
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
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允始真文
之經粉碎曩曰天師徒侶瓦解乖張
道俗爾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
猛分為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
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既
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事幽
栖待旦隨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
德俱重玄儒湊集退訪至京今崇法
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
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
悅天心尋振為隋國大統三藏法師
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
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
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
而恒住雲花晶徒課業以開皇八年
四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
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詰言盈耳翕然
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
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究刻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第十張 承 [illegible]

石立銘于雲花寺今猶存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 護法篇上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